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四

造化類一 天文 地理 鬼神 祥瑞 災異

卜筮

天文

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離彖曰。日月麗乎天。  
○大壯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恒彖曰。天  
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  
變化而能久成。○係辭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乾道統  
者。正位命。保合  
太和。乾其靜  
也。亨其動也。直  
星以方。為坤  
其靜也。含其動  
也。聞以廣。是  
鳥。○日月盈虧。易





月相推而明之日  
寒暑相推而歲  
成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天地絪縕。萬  
物化醇。○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帝出乎震。齊  
乎巽。○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  
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俾彼雲漢為  
章于天。有  
得傳。與而神  
神。上天同雲  
雨雪。中。上  
天之載。無聲  
無臭。

天有四時。春夏  
秋冬。風雨霜露  
無仰。亦也。地載  
形。在物。亦也。生  
也。此也。亦也。

小雅大東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襄。○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左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音  
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味為鶉火。心

為大火。鶉音純。天文朱雀。取象于鶉。南方七  
宿。有喙。有翼。而無尾。蓋象鶉也。

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

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爾雅曰。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吹

卷一百







陽燧元行於  
 為火乃燭見日月  
 序乃為水虎喘而  
 以氣五九本為星  
 雲屬○天之且  
 也草木亦動而  
 鳥已翔矣及是而  
 也陸陸夫集而  
 已矣矣

文中子曰天者後  
 元氣為地者  
 養之之也地  
 者後元形也  
 止山川丘陵之  
 也者後元氣  
 焉止固焉方  
 之也  
 黃帝風經曰調  
 物福和天之  
 氣也折傷奔  
 厚天之怒氣也

古今類  
 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霓彗星天之惡。○夫員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窺。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道始於虛。虛而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音銀崖也。岸也。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疑結難。故天先成而後地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

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論衡曰。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尚書太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

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說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天。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亦曰太一。

白虎通曰。天者何。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

太平御覽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其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落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盱。日將斫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

春秋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蒙泉子曰。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



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無理氣象數之始也。

史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能音台。即太階平。○金寶之上。皆有

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候實息者。吉。虛耗者。凶。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

域被甲而趨。

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也。

○自初生民以來。世

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寇裳。外夷狄。分中國為十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年。然後天人之續備。



漢天文志曰。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虹蜺皆日旁氣也。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  
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  
響之應聲也。○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  
用食脩刑。

蔡邕釋誨曰。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河魚上冰。蕤  
賓統。則微陰萌。蕪葭蒼而白露凝。○且夫地將震而  
材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  
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  
見南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

王舒

五行志曰。日月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  
兵象。

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  
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戾。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闞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  
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



之史佚其私。宋之子甫。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  
竈。魏右中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  
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  
勢。

班固曰。日之為言實也。貞陽云。日造辰極。沒而不入地中也。常滿有

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

張衡曰。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  
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  
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齊王儉曰。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  
之宗也。

宋天文志曰。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  
山出。○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  
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漢靈帝議郎蔡邕於  
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  
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惟渾天。僅得其情。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



古今類聚 卷十四  
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驗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

沈約曆序曰。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隋天文志曰。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無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

禮儀志曰。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

袁克表奏隋文帝曰。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經籍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方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樂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僣。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

五行志曰。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水火金木土乎。

唐天文志曰。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



古今類聚 卷十四  
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

五代司天考曰。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



會者名明。至補  
祥符之。在。有。極  
歲。久。矣。祥。符。也。  
之。若。天。象。之。可  
作。乎。梓。桓。也。氣  
之。知。字。第。之。多。長  
師。之。教。法。也。知。世  
師。之。教。法。也。知。世  
不。可。作。也。

皇。夜。用。牌。此。時  
精。石。那。天。之。作。也  
如。九。嶠。火。燒。時。也  
等。非。天。之。明。也。他  
如。草。木。之。生。也。後  
風。之。降。也。石。年。星  
候。海。而。之。也。也  
仙。人。之。門。也。之。雷  
之。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

宋天文志曰。夫不言而信。夫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  
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仲尼約魯史而作春秋。  
日食星變。屢書而不以為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  
之旨。昭然可觀矣。羲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  
之學。然其說有三家。曰周髀。宣夜。渾天。渾天之學。遭  
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故自晉魏。以至隋唐。精  
天文之學者。難得其人。宋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  
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張思訓以推步進。其後如  
沈括之議。蘇頌之作。類皆涉於幻音眇。靖康之變。測

驗之器。盡歸金人矣。  
遼曆象志曰。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  
旦。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簡。百  
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  
是象天園。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  
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矣。設三儀  
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  
合之表。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  
明陳琛正學編曰。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者形之始

古今類聚 卷之四  
天卷五  
上



卷之四  
則指厚於其厚  
上層之疏密勿  
思亦無非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天之厚

也。三皇者人之始也。

滿府南山素言曰。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後存。黎父未齋雜言曰。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始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

地理

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無合疆。言與乾合舍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含萬

天地相遇。品物咸亨。○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地道無成。不代有終也。○離彖曰。百谷草木麗乎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坤墮然示人簡矣。

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衛風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小雅四月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皇矣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將善也。將則也。萬邦之方。鄉也。下民之王。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數十世之利也。

夏晉遷新田。

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此不盡恒山。先王盛時。四方皆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周禮曰。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旱物。二曰川澤。動物宜鱗物。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動物宜羽物。植物宜麋物。四曰墳衍。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動物宜羸物。植物宜藂物。

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呂覽曰。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萬川歸之。石不  
何乃止。石不  
尾因世之不知



何時已而不虛  
亦雅曰  
西之印國有之  
鉛北之說  
之西極

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水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秋水曰。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淮南子曰。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

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馬。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魚鹽出焉。○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冀土樹谷。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



蒲葦管蒯拐音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

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五嶽者何

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

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

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

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

海。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

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雲為恩

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風俗通曰。積冰曰凌。水壯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

鹽鐵論曰。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

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

而幽都有積沙之土。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

也。

論衡曰。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素問曰。地者易也。濁陰也。交易變化。含吐應節。



古今類聚 卷之四  
河圖曰。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

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地以名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其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重陰之性也。

物理論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曰祗。祗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為塊坤。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纂要曰。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古今類用 卷十四  
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騎。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

史臣論曰。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西出玉門。東踰碣石。

隋煬帝紀。詔曰。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高麗諸國總論曰。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四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昧谷。嶠夷。孤竹。此戶限以

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

唐地理志曰。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怠忽驕溢。常因盛大。可不知所務歟。

許敬宗對高宗。問濟水甚細。而在祀典。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宋汪若海對高宗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元地理志曰。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大民衆。古所未見。群臣上。○成廟疏曰。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

楊慎璣語曰。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鬼神

謙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良霄三世執其



攻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崇音榮又音瑩風雨不時祭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未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樂記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昭明露光處焄蒿精氣交感處悽愴使人煉然處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國語曰昔夏之興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机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鷺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今則丹朱之神也稱其亡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志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達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民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  
因意有魄。因魄有精。神云為魂。鬼云為魄。魄從魂升  
為神。魂從魄降為鬼。

韓非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  
神相害也。

淮南子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害者。形死而神壯。神  
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音馬之

死也。剝之若稿。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

其鬼燒。音擾時既既者。其神漠。○炎帝精火而死為

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

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說苑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

論衡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

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

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



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人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

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



其事。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博物志曰。水石之怪曰龍岡象。木之怪曰夔岡而土之怪為犢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郁離子曰。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也。而又皆為鬼。則是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也。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鬼離其魄。而未遂

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

### 祥瑞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小雅斯干曰。大人古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無羊曰。大人古之衆維魚矣。實維豐

年。旒維旗矣。室家濞濞。

衆也。



左傳曰。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申豐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于農隙。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同。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何謂四靈。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律不洽。音審。驚也。鳳

以為畜。故鳥不獠。音橘。驚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音越。驚走也。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太古者。天地順而四時

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

當。○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格。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繁露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曜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積  
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禱。音商

橋與霽同 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甘。亦卿雲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

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

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

德至地。即嘉禾生。莫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

孤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

出。芝實茂。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以其時。不失其序。  
日月淑清。而揚光。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善養老。則芝

茂。

論衡曰。夫上世之名。鳳凰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

毛骨又奇。又不妄翔。苟游。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凰。

騏驎矣。世之知聖人。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身有

奇骨。知能傳達。則謂之聖矣。○夫瑞應猶災變也。瑞



古今類聚 卷十四  
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相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盛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古命之人。逢吉祥之類。其寔相遇。非相為出也。○冀筮不足以瑞堯。而億兆戴已。乃堯受命之符。

也。慶雲不足以瑞舜。而驅歌來歸。乃舜受命之符也。太平廣記曰。上世瑞應。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蓮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漢臣贊曰。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人之聖者也。

蜀世家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唐張紘曰。殷湯有白鷓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

柳宗元曰。十聖濟治。惟祖之則。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應祥於天。茲為真符哉。

宋司馬光曰。向也風雷譴告。今則世道淳安。向也鴻鴈流離。今則勞來還定。四時調于玉燭。五星叶于珠

囊。此太平極治之祥也。

程子曰。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耳。彼其視灋

液甘露也。眀澮之寫通耳。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

之異者。畦圃之毓耳。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

者。篋襲之蔽耳。故曰聖王不識也。凡禎祥瑞。應有之

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楊萬里曰。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

簡冊。簡冊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冊有

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惟天愛君。惟聖畏



天。天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災異。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人君也。惟聖人則以已古。天不以天占人。○天變之來。可以至誠感。而不可以人力勝。唐太宗擷蝗而吞之。而災遂息。以其有愛民之真心也。姚崇遣使捕蝗。而災愈甚。又烏可專以人力勝之耶。○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休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且夫災祥者。天也。變災為祥者。君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乎君心。

故君心之孽。孽銷。則它無甚。孽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它無景星。慶雲矣。縱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晉地。洪水滔天。于堯野。大旱虐于商邦。猶當轉禍為福。反妖為祥矣。○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數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高皇并露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未必皆凶。



卅五年一校  
河子年一信  
老世之長以  
瑞之甘露  
度理象流  
鳳凰其世  
有修之  
乃致  
外同

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乎聖德。

劉基曰。王者之瑞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災異

胤征口。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

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洪範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王卿士師尹之得失各有所徵也。

小雅正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

將。也。○十月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燁燁。音脾。電光貌。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雲漢曰。旱既太甚。滌



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悛音談如焚

左傳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

舉膳減降服乘縵車無徹樂出次舍在祝幣史辭罪已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其大咎其衛君乎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滅

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天及時為災地及物為妖

民及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

晏子曰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

若德之穢也禳之何益○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申傳曰妖由人興  
人無善事焉妖不  
自作人善亦不妖



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同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家語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繁露曰。政多糾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此陽相調而為禳沴之妖也。

說苑曰。天以至明為丁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

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

賢聖說稅音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大

戊時。有祥桑生於庭。請卜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

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罷。問疾弔

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昔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

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使臣敬弔。宋君曰。寡人不

佞。邑封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之殃。以遺君憂。君子曰。

宋國其庶幾乎。○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



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  
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  
矣。對曰。兩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在巳日大芒落莊  
子芒乎忽乎風也。又木正曰勾芒。徐曰。謂穀麥。兩血  
為芒種。相如賦使勾芒以將行。言勾芒之風也。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  
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  
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其爵祿。其百官  
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變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  
漁。故虫食谷。身黑頭赤則武官。頭黑身赤則文官。使  
加罰於所象之吏。則虫不復見矣。○宋景公之時。災  
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子常曰。災惑天罰也。心。  
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  
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  
人將誰為也。寧獨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  
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  
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常無復言。子常退走。北面再



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  
災。頃能求之。求之雖不可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  
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  
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  
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懃。冀有  
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哀  
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  
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  
故亦必雩。

京氏易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殺戮無辜。則歲星  
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  
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  
易。歛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廩  
孤。命樂師。趣音軌挑音支。含歡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  
太白失度。何。人君濫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  
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德



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德星失度。其救也。治社稷。脩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救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

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令。逐功臣。殺太守。以妻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禮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蔡邕獨斷曰。臣聞陽勝則震地。陰勝則食日。思亂則多風。貌失則恒雨。視闇則疾癘。澤不潤下。則水大涸。能正上下。抑陰尊陽。以脩五事。則其救也。

啓蒙訓曰。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簡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說林曰。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



古今類月  
不惟五穀桑麻而萁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  
龍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鯢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  
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狼莠不  
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鯢不害。

史周伯陽甫對幽王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民亂  
之也。不斥言王故曰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

漢匡衡上疏言得失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  
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鄭興曰。食上光武。晡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多  
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  
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而仍見。

管輅傳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  
振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  
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晉王道傳曰。天之子愛人君。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



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安。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危。號公是也。

梁徐陵與北齊楊遵彥書曰。分黿命屬。屬音。侯古反。鳥也。名此。

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

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何則。聖

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分黿謂政綱斷。黿

謂少昊以鳥紀官。屬為九農正。農民無淫者也。觀河拜洛。謂伏羲大禹時。地應以河圖洛書。日鳥風禽。謂堯時十日並出。大風為害。盛

早謂七年旱長波。謂九年水。

隋五行志曰。若梁武帝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

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闖。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

唐于志寧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故有自然。非

一繫人事。然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宋禮志曰。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

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所謂災

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

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也。

元五行志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

前史特書之者。○

古今類聚



此所以記異也。如  
之。中。有。之。早。則。出  
之。雷。電。以。風。皆。書  
各。載。之。者。以。不。以  
化。得。也。

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凡霜雹之變。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青黑祥。○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炎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青赤祥。○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青青祥。○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

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青白祥。○土中央。生萬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黃。青黃祥。

卜筮

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



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其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也。斷志。昆後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重也。○洪範曰。雨。田霽。曰蒙。曰

繹。曰克。曰貞。曰悔。允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衍推也。謂推人事之

過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

孫其逢吉。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雅烝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故

○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鄘風定中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文王君

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左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校

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生敬仲。使筮之。遇爰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

卜筮借其言近也。天也。止。我龜。既厥不我告。猶。



乎。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晉賜畢萬魏卜偃其妻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曆之  
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是其  
必有衆。○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  
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史正實爵。與史蕪飲。而無幸曰。  
夫驪戎之後。女汝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汝  
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蕪卒爵。再拜稽  
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皇  
罪焉。何以事為。大罪分反。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

而避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  
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俾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  
晉。○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  
從長。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  
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秦伯伐晉。卜徒文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古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天子無筮。謂用也。諸侯有守筮。守國之筮也。天子道以筮。諸侯非



其國不以筮。

孔子曰。猪有羊腩。可以得兆。萑葦藁茅。可以得數。何必者龜。

楚辭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教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論衡曰。卜筮吉凶。因人而至。紂至惡之君也。七十卜而皆凶。魯將伐越。筮之得。彛折足。似凶矣。孔子改之曰。越用舟。不用足。故吉。其后果勝越。

風俗論曰。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也。

荀悅申鑒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廣志曰。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謂天地告於著龜。著龜告于我也。

史龜策傳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



古今類用 卷之四  
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各信其神。以知其事。

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險。以得人情。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擅言禍福災祥。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耻。故謂之卑污也。

漢嚴君平曰。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未明而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



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喪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之論有餘。肯我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足也。

唐盧藏用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祀而福。

明劉基曰。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有昔者。必有今。

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蕪斷楹。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蚕風蟾。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下為。

呂東萊曰。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



無他語也。又常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尺之外無他語也。又常見于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后世如求吉凶於外，心愈疑而說愈繁，久而驗愈疎。



